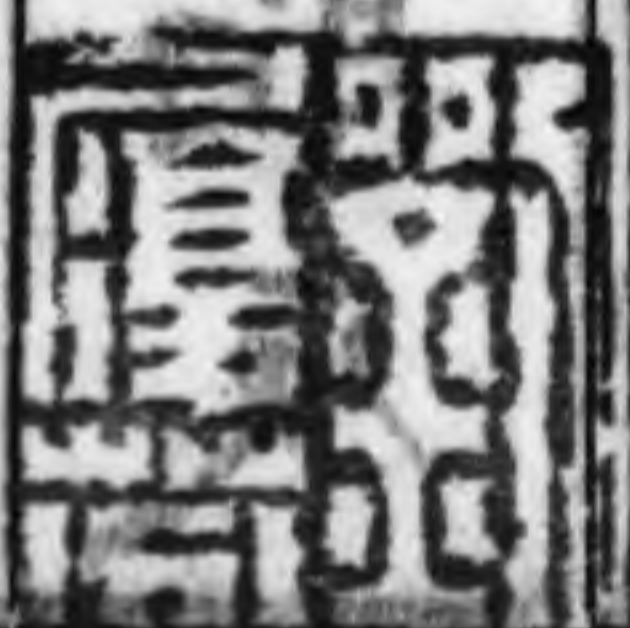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年傳長相優優謂優假饒益之

子罕善之如初服云子罕不阿國法亦逐樂轡以正國法

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是為

茹柔吐剛喪其志矣傳故舉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按

子罕宋之政卿雖逐子蕩何患禍從乃昧惡惡之義抑心

強梁是國之大命得挾持之而執政為虛器矣服義甚正

杜說謬

堙之曹操孫子注距堙者踊注稍高而前以附其城通典

攻城法于城外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即孫子所謂距闌也
年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
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郊特牲注易說曰三王之郊皆用
夏正生民疏箋意定以正月為郊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
為正后稷高辛氏之冑郊必正月是郊以祈農事在耕籍
之前也

公登亦登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賓升注云遠下人君惠
云韓非子載穆叔語曰今子不復寡君一等是其證也

委蛇唐石經初刻蛇字郭忠恕佩觿曰委蛇之地余脂反

蛇是遮反也

公賦采芣又詩新野國古詩新出共

衡而委蛇必折言委蛇人臣常度當順行無愧纒有此容
若衡不順理猶復委蛇自得必致毀者折也衡指孫子之
不後魯君委蛇指孫子之無悛容

年傳子國怒之曰韓非外儲左下子產忠于鄭君子國誰

怒之曰夫介異于人臣而獨于注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

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以必知而汝已離于羣臣離于羣臣

則必危于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循彼文蓋即此傳怒子產

之辭而傳聞之訛也以彼文無事實本末故不入考異而

附于此齊國之賦也如文無事費本末姑不入其具也
楚師遠遼糧食將盡史記李左車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
悉索敝賦論語集解孔曰賦兵賦也小司徒疏凡出軍之
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
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
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出之
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成元年疏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
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
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
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此悉索敝
賦亦謂總徵境內之兵也高堂志曰文高性主變故五而
不違啟處按古人坐席皆按膝故管寧蓐沐著膝處皆穿
也以坐是跪故詩傳訓啓為跪李巡曰啓小跪也以別于
長跪不違啟處猶云不違坐處出藝文類聚卷之四曰天其
執傳用馬于四墉按人職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貢駒
注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漢書溝洫志
上自臨決河港白馬玉璧然則祈禳之事皆用馬牲用馬
四墉此城隍神之濫觴五平商款賦上於來無盡數于商

相土因之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
邱漢五行志相土代闕伯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
先知火災商大甲便商歸商地商也商與商言商商商
國亂無象言國無道極亂則天不復出妖變也說苑君道
篇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
忘予歟吳越始商陪商商商也商
遇艮之八劉禹錫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惟二不動斯遇
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
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

不快史以為東宮實幽也遇此為不利故從變而占苟以
說于姜也何則卦以少為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
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變與定均即決以內外
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艮
之隨是謂之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艮會
耳而杜元凱于此注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占非臻
極之理也見之而商之商也商
艮之隨汪琬曰隨內震外兑是動而得毀折之象也反體
為蠱蓋醫和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穆姜之為人亦甚類矣

又互體為艮為巽艮止巽入入而止焉其兆皆不能出家
辭雖无咎于穆姜乎何有而史云然者殆阿姜意而為之
諱也或謂艮之隨亦隨之艮信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
失丈夫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
之象明矣

隨其出也隨初九爻出門爻有功惠氏周易述疏帝出乎
震故震為出初爻交坤故為交震方伯之卦當春分春分
在卯說文曰卯象開門之形二月為天門故震為開門隨
于消息為二月卦按此云隨其出也以此

固在下位虞翻曰隨象陰隨陽惠云婦人當陰爻例居下
位謂六二

不靖國家惠云靖讀為靜婦人體坤當安行承天之正則
亨今效坤亂故不可為亨

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坤為身為害

棄位而姤棄位猶爻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為貞服讀姤為
放效之效乾鑿度曰佼易立節或作徼姤佼字本通易繫
辭知崇體卑崇效天卑法地惠氏易述云崇效天五卑法
地二穆姜自言棄坤之正位而效乾之佼易也杜謂姤淫

之別名此野文也杜預云此野文也斬行栗惠云鄭風東門之栗毛傳栗行上栗也按釋宮行道也周語列樹以表道長立唯道於樹於表本無子公子嘉說文孔從乙從子乙謂子之候鳥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長亦書

閏月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為門五日衛冀隆難杜云按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曰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為門五日也蘇寬云杜為長歷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也欽韓按杜預長歷彼自編排日月為解詰

之用本非魯歷十年之閏亦其意造何知魯閏不於九年而必於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置閏而于此年閏月不可通則改為門五日其愚復詭妄可見衛氏之難深中其病而蘇寬以杜解杜斯笨伯也蘇寬冠而生子禮也高誘淮南汜論注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妻十五而生子按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十四年歲生武王前哲故事云禮也云云

先君之祧處之祭法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
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易書上四祧主在
魏絳請施舍鄉師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民民而
所以幣更管子四時篇除神位謹禱弊梗劉績注淮南子
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按高誘
注更代也周禮女祝注杜子春讀梗為更古九平田而不
扶之以出門者服云扶楬也謂以木楬扶縣門使舉令下
容人出也按呂覽慎大篇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闕而不肯
以力聞淮南道應訓孔子動杓國門之闕又主術訓孔子
力招城闕高誘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闕端舉之皆此
鄰人統之事傳誤也闕楬也服謂以木楬扶之門闕即木
楬也致夏夏象形也出資也夏象形也
以為櫓孫子謀攻篇注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
杜牧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按漢書劉屈氂傳以牛車為
櫓即與狄虓彌此事同蓋倉卒不備器械借以禦矢石也
呂覽貴直論趙簡子攻衛居于屏蔽屏櫓之下是櫓固以
草蒙之小戎詩所謂蒙伐有苑解詩者以蒙為雜羽似非
以成一隊杜預云百人為隊按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

伍十伍為隊一說五人為列二列為火五火為隊

有五十人

是一隊不得有百人也狄虎彌執櫓拔戟以預此一隊史

記孫武子以吳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是也

請以桑林莊子養生主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釋

文司馬云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呂氏順民篇湯

以身禱于桑林注桑山之林能興雲出雨也

題以旌夏夏雉羽也禹貢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周禮

樂師職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鄭司農云帔舞者全

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此題以旌羽即先

鄭所云皇舞也廣雅釋親題額也其形象非常故晉侯懼

杜訓夏為大夫旌非舞人所能持也

子駟當國當國為專夫政其次為聽政則與聞政事而不

能專也如魯季氏則當國而叔氏孟氏為聽政漢之大將

軍霍光王鳳為當國而丞相御史大夫則聽政宋平章事

與參知政事亦其次弟也杜預乃云攝君事至襄十九年

猶云簡公尚幼故大夫當國所謂言偽而堅也

以位序聽政辟服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

之使以次先為士大夫乃至卿也按襄十九年傳子產始

立為卿服說是也若如杜預解則有國之常法何須為載
書乎子產勸焚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約束
已定未之改也注大夫當國則歸言而歸也
其能來東底乎釋詁底止也邵晉涵曰底通作祗何人斯
云俾我祗也鄭箋祗安也安亦為止也杜訓底為至與來
義複此以晉季九限當國而底為底與如鄭之大釋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劉炫曰七年傳云正直為正正曲
為直晉斷王朝之獄乃以下正上宣子若在下而無直心
何以謂之為正也勸宣子使心正按炫言非也瑕禽言王
叔之勢居上伯輿勢屈其下若使在上者恃勢得直在下
者雖有理而不得直則何以謂之正直為正乎此言兩造
之曲直非斥宣子鶡冠子近迭篇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
之曲此之謂也

不能舉其契小宰注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
釋名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按其數則謂之契齒注出下
年十一齊世子光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
亦進之按先滕先莒皆以為先至先滕猶有傳文先莒復
何所據若使光先于宋魯將超在宋上乎愚以為此經據

舊文采錄本無義例

公至自會杜預云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按上經明言伐鄭何謂不果侵伐言至自會者與會于蕭魚相接也不入者倍征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役皆出于所領之軍所謂役邑入者也無征于常調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貢公之租稅而已既不與兵役則倍其征所謂不入者倍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

驅之

晉侯以樂之半周禮小胥注云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按樂之半則鐘八磬八鄭注小胥云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也賈公彥云以天子卿大夫判縣之一肆分為

東西

庶長鮑續漢志注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為政備其法品為十六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按第十爵左庶長十一爵右庶長十七爵駟車庶長十八爵大庶長

年十一吳子乘卒杜預云公不與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

年注公及其盟還不以盟告廟今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

云壽夢發聲吳變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按夢乘聲同今徽州寧國人猶然

傳臨于周廟禮也左氏但言臨同姓于廟為禮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奔喪云哭父之黨于廟是也其文王廟得立以否其是非人人知之左氏固不論也劉敞不循事端而輒譏左氏非也

十三傳小人農力廣雅釋詁農勉也魏了翁讀書雜鈔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農厚也左注缺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偽孔傳習因也疏云習則襲也襲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為因也釋文謂不習則增絕句非也當一句讀從祖果堂先生曰此蓋楚先王之故事因楚子伐鄭不利在不能修德故援此立說卜征謂卜伐國尊楚故以上伐下之名歸之注云巡守與本事無干使歸而廢其使廢猶置也言釋良霄歸置其使于位則感楚之惠而自怨疾其君大夫陷己于楚則鄭之臣各有左右良霄心自鄉楚以牽制彼專事晉之心為楚計不亦善

乎身言必曰無美以事歸於善言必曰無惡以事歸於善
十四衛侯出奔齊公穀傳俱有衍字俗師妄加也春秋闕
疑高氏曰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
可以訓故不名衛侯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家鉉翁曰春
秋以自奔為文者著人君失御之戒非以林父為是而歸
過其君也按杜預心術邪曲故誣春秋之旨宋有胡安國
者但學華誕之徒也解此經與杜預同
傳被苦蓋此苦蓋似非茅蓋乃檀表也桂海虞衡志蠻蠻
蠻人晝披夜臥無貴賤人有一番即此類也

攝也有司徹禮司宮攝酒注更洗蓋整頓之士冠禮再醮
攝酒注攝猶整也則攝是更新之義
甯惠子食鄉飲酒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此非公食
大夫禮蓋玉藻所謂賜食于君前也

射鴻于囿寰宇記開封府浚儀縣鴻池衛獻公食射鴻于
此按陳留郡之浚儀春秋時為宋地不得言獻公射鴻于
此縣

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變雅也據此則三百篇之詩無不可
歌墨子歌詩三百之言非虛語

盟于丘宮杜預云疑孫子故盟之按此時獻公稔林父將作亂故與結盟以掩前失明已無他心豈是不知孫子之事而復欲要盟乎

郵人執之服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郵故郵人為公執之按服與杜解皆非也郵人叛公故為孫氏執公徒之奔迸者

無告無罪杜預云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按定姜亦第言其告之非耳婦人不與外事未必禁之使不告也

厚成叔禮記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惠伯華其後為厚氏魯語文公欲弛邠敬子之宅韋昭注邠敬子魯大夫邠惠伯之後元孫敬伯同也魯世家季氏與邠氏門徐廣曰一本作厚此本亦然此厚成叔釋文云本亦作邠呂覽觀表有厚成子孔叢同漢書古今表作厚成子

增淫發洩釋名淫浸也淫浸旁人之言也釋詁淫大也言積浸淫之怒而發洩之至于逐君蓋子九世不五世言始知朔生盈而死齊召南曰史記索隱引系本云莊子首生武子瑩瑩生莊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蹀蹀生宣子申申生知伯瑤據此則朔為瑩子盈為朔子朔早卒未及

為卿于傳文為甚順但其祖首既謚莊朔又謚莊則誤耳
不知杜注何以必指盈為朔弟也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禮記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
三家則亡疏引服虔注以為逸詩蓋毛氏詩不立學官故
服以為逸詩非服不知有此詩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長歷以為八月丙戌朔按隋志劉
孝孫推合丁巳朔元志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
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晝去交分二十六
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傳官司從單靖公祭法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按左傳單劉
並稱不應單為三公劉乃庶士蓋劉夏初免喪繼爵未命
者猶從士服耳

為子馮為大司馬據疏引杜預以子馮為叔敖之子刊本
作從子誤

十六傳改服修官通典五服變除云斬衰三月而卒哭男
子受以六升布為練裳七升布為冠纓帶亦如之婦人亦
以六升布為連裳七升布為總小祥而練冠練中衣此所
謂改服也若杜預則除喪易吉始終一說者也

為夷故也按傳意以主兵者荀偃非鄭伯若直書叔老會
晉荀偃則是鄭伯與諸大夫等夷無以見尊卑故先書會
鄭伯傳云為夷故解經先鄭伯之義杜預謬解義取皆平
大夫得會鄭伯淺學之徒以彼謬設彈射左義此杜預之
咎也春秋本主魯事或書公會某國君或書大夫會某國
君義取在我非是亢尊故無所嫌
十七年邾子貜卒孫復曰前年晉人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
尋赦之也

傳爾父為厲周禮序官司厲注犯政為惡曰厲
以杙扶其傷而死說文作弋檠也以杙為劉子樹書通作
杙莊子人間世拱把而上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澤門之哲詩疏引云皋門之哲釋文云或作皋門史記天
官書其色大圜黃澤澤音澤則澤誤為澤注家乃音澤為
澤荀子王霸篇畢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廣成頌皋牢陵山
列子天瑞望其壙畢如也注音皋又成皋縣韓策史漢皆
是成皋續郡國志作成畢然畢是皋之誤東觀記成皋今
印阜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
印長史印文不同然皋字為四下羊則同畢字蓋漢人相

沿之誤故皋畢互易而此澤門孟子云魯君之宋呼于埜
澤之門趙岐云埜澤宋城門名是此澤門紀要括地志宋
東城南門曰澤門作皋非也

親執朴尚書鄭注朴槓楚也朴為教官為刑者錢大昕曰
古無朴字說文木部朴訓木皮鄭鄉射禮注朴所以撻犯
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為教學之刑其物即名之
曰朴後人緣朴有撻義遂改從手九經字樣收用手部則
磨改之弊或即出于唐元度之手

唐石經初刻作
朴後改從手也

晏嬰麤縗斬按雜記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
之喪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如士服
鄭注引此傳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
為父服士服耳麤縗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
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于麤也
然則士與大夫為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惟大夫以上
乃能備儀盡物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
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為高行也疏
云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按喪服疏衰疏屨
注云疏猶麤也此謂受服之人較麤不如斬衰之尤至呂

覽勿躬注精甚也正與麤字相對非謂衣布之麤細也鄭以不及為麤杜預以過之為麤竊謂雜記與此傳俱非正禮然謂貴而可薄其親固與短喪之說相表裏則毋寧鄭義云賤而不能盡其情為愈也若其正禮則齊斬之情饋粥之食曾子孟子固云自天子達豈有貴賤之別哉寢苦枕塊杜預誤以為傳耳賈公彥疏衰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大夫適子為士得行大夫禮若正士則枕草衰則縷三升半成布三升晏平仲為其父服是也

唯卿為大夫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晏子在齊非卿故給是說晏子雜篇載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跡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往託于兵革使問之事而不得盡喪晏子之為之過也非不及也與雜記旨異矣

年十八傳疏陳之淮南道應訓知伯圍趙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注疏分也二百人為一隊分斯隊半擊之司馬法定爵曰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烏烏之聲樂孫子行軍篇烏集者虛也

班馬之聲屯卦六二乘馬班如虞翻注班躓也馬不進故
班如矣讀如盤桓班馬之聲義當如此又釋言般還也郭
注引傳作般亦謂盤辟不前之意還音旋或音環杜預謂
班別迂僻
衿甲面縛說文衿衣系也玉篇衿亦作紵結帶也釋名衿
亦禁也禁使不得辟散也故杜預云不辟甲愚謂以甲系
縛之

及秦周伐雍門之款呂覽枚勳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
于秦周高誘注秦周城門名也列子湯問韓娥東之齊遇

雍門騫歌假食高誘齊策注雍門齊西門名也晏子外篇
景公登菁室而望見人斷雍門之櫛說文繫傳款即楸也
齊民要術款梓二木相類白色有角生子者為梓或名子
楸或名角楸黃色無子者為柳楸亦呼荆黃楸

斬其櫛以為公琴釋文櫛梧郭云今梧桐按今之青梧也
櫛櫛聲同故櫛材中琴也集韻枕櫛同通作椿說文枕或
作樵管子地員注音春小雅疏引郭璞注俗語曰樛樛樛
漆相似如一說文繫傳字書枕本似樛按蘇頌本草圖經
椿木樛木形幹大抵相類但椿木實而葉香可啜樛木疏

而氣臭北人呼樗為山椿冠宗爽本草衍義世以無花而
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為椿其有花莢而木身小幹多迂矮
者為樗木疏而氣臭無鳳眼草者謂之樗如上所說椿木
不中為琴材且禹貢杙幹栝柏係名材不得以椿為類疑
集韻杙櫛種自二類為椿者非也惠云公琴頌琴也頌與
公古字通杙黃也無七音樗櫛櫛在也樗黃櫛謂以甲
門于楊門惠云呂氏春秋齊桓公死蓋以楊門之扇高誘
注楊門門名也齊乘云楊門齊城西北門齊書卷四
門于東門呂覽貴直論齊有孤援已不用若言又新之東

問黃輿之說音二十八日

使揚豚尹宜林堯叟云揚豚邑大夫名宜按說苑奉使篇
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疑揚豚尹是楚官名入晉文法
多死聲周禮太師職太師掌同律以聽軍聲詔吉凶六韜
五音篇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
負之決乎惠云服虔曰北風夾鐘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
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
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欽韓謂晉北楚
南以律管試兩國軍聲鄭注引兵書所謂商則戰勝軍士

強羽則兵弱少威明不必如服之用十二律杜之辟八風也惠言氣則風是也

十九先吳壽夢之鼎杜預云以璧馬為鼎之先按錦與璧

馬贈賄之常禮也故以吳鼎先將其意惠云馬為庭實未

聞以馬為先馬不先上堂安得先之

荀偃瘕疽素問奇病有脾瘕膽瘕注疽熱也又王機直藏

論肝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瘕腹中熱烜心出黃又藝文志

瘕黃病素問作疽金匱要略有穀瘕女勞瘕酒瘕諸徵又

云黃瘕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為

難治也瘕而渴者其瘕難治瘕而不渴者其瘕可治

生瘍于頭靈樞寒熱病項部有癰疽者死又癰疽篇發于

頭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

傷任脈內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

大夫稱伐文心雕龍銘箴篇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勤肅慎

之楛矢金德之事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鏤績于庸器

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于景鍾孔惺表勤于衛鼎稱伐之

類也

諸子此通為內官之名不必子姓之女說別見哀五年

使以行禮也謂從柩車行也士喪禮陳明器于乘車之西
記云薦乘車載禮載皮弁服注云行者乘車在前道車橐
車序從禮弓綢練設施注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然則士
以上有柩車並有乘車從行大夫以上更有遣車也按杜
預釋例以子蟜叔孫所賜大路皆是革輅木輅孔氏媿媿
置辭專存迴護其實非也王賜諸侯之卿不過夏篆夏纁
耳何者中車所云孤乘夏篆卿乘夏纁是天子孤卿之常
法不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天子孤卿出封加一等則有五
輅之賜若諸侯之卿以有功特賜則比於天子之孤卿已
為加等非常之賜豈可復上千五路逼近人君乎以其加
等之賜當時美其名曰大路曰先路又有孤卿大夫之別
故其次曰次路觀禮偏駕不入王門雖諸侯亦乘墨車以
朝而諸侯之卿乃有革路木路之賜其說偵矣故杜預
問師將傳傳緣城而上也師謂齊師杜預曰
年杜預曰傳言不與人同欲也傳但言暗保身之道愍之也杜預
以為罪其違衆而家鉉翁敢指左氏為不明經旨杜預曰
二杜預曰年杜預曰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云比月而食宜
在薄條大衍亦以為然今歷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

食姜說是
傳以公姑姊妻之惠云公衛必非成公子公姑姊定是一
人武仲云姬氏則所謂公之姑姊亦非宣公之女凡成公
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皆可謂之姑姊武仲云君之姑姊
明是一人按如惠言即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至此亦不
復堪嫁姑姊者謂外姊妹襄公姑之女也係母姓故曰姬
氏唐世以外甥女嫁蕃酋猶謂之宗女舊唐書契丹傳首
領李矢活入朝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為永樂公主以妻之
傳首領李大輔入朝詔封從外甥女辛氏為固要公主
以妻之
重繭衣裳說文引云盛夏重繭云袍衣也以絮白繭縕曰
袍按玉藻繭為繭注繭今之新綿也

而不使唐石經下添視寢二字北宋本無惠云王充論衡
引有視寢二字按幸婦人謂之使水經注沔水篇踈水中
有物摘其皋厭可以小使名謂水虎者也此謂壯陽道之
事
王之守臣杜預云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按對天子
而沒其君稱同僚之意無是理也宣子說叔向之罪勉斐

豹之隸猶言諸公則生殺予奪之柄雖自下移猶假王命杜預生司馬昭之時蓋忘魏主矣顧炎武云玉藻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使司徒禁掠樂氏者鄉遂都鄙皆司徒所掌臨城則使使候出諸輟轅候候人也周語候人為導初學記引闕駟曰輟轅道凡十二曲也方輿紀要輟轅山在河南府鞏縣西南七十里

先二子鳴御覽九百十八尸子曰戰如鬪雞勝者先鳴

莊公為勇爵勇爵猶漢武帝所置武功爵官首樂卿之類

商子境內篇由丞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大夫之賦

廿二傳言焉用聖人周禮疏何休膏肓云說左氏者曰春

秋之志非聖人孰能脩之御叔謂武仲為聖人是非獨孔

子元歲之曰武仲者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聖御叔不

說學見武仲雨行而傲之左氏傳之者非御叔不說學不

謂武仲聖與孔子同按大司徒職知仁聖義中和聖在六

德則知有全有偏鄉飲酒義注聖通也又蓋法解稱善口

閒曰聖張守節正義作揚善賦簡故賓厚禮曰聖皆非大

行也曾子高燕曰賈誼稱善賦簡

見于嘗酌高誘呂覽注酌春醞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酌張
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酌按齊民要術作糶米酌
黍米酌法皆以正月作七月熟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用神
麴彌佳一石米不過一斗糟酒色似麻油先能飲好酒一
斗者惟禁得升半飲飲三升大醉與人此酒先問飲多少
裁量與之若不語其法口美不能自節無不死矣其略如
是張晏之解為得之酌之醞亦醞也酌之望入長非酌也
以為口實服云口實謂饋讓也亦謂口實也酌之曰春
黜官薄祭祭以特羊黜官者減省其家臣若室老士之類
與薄祭文相對非謂黜段之受職也大夫常祀當如少牢
饋食禮饋食禮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尚書大傳庶人木車單馬惠云荀
卿子曰大功已立士大夫益爵官以益秩庶人益祿未益
祿而有馬士庶同于卿庶人殺子南于朝輟觀起于四境魯語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
之市朝韋昭注死刑大夫以上屍諸朝士以下屍諸市周
禮條狼氏誓馭曰車輟輟觀起于四境用刑之酷也條周
請徙子尸于朝廣雅釋詁子君也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

尊之也
君臣有禮惟二三子言君臣各盡其禮惟二三子所裁周禮鄉士刑殺肆之三日也
二年邾邾我來奔杜預云邾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劉炫規過云杜謂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邾我不得彼邑竊邑之狀復何據焉釋例以邾我是邾今兩說自相矛盾愚按自來說春秋者皆緣上庶其之事以相引攀皆肌說也杜預妄為傳述不幾同株連瓜蔓如何休之為公羊乎
入于曲沃上云復入則無狀已著盈先出奔義絕于晉故不言叛杜預言還與君爭不言叛夫叛逆之罪獨不重于叛乎
傳晉悼夫人喪之祀孝公是為後者悼夫人喪之自如期也
禮為鄰國闕雜記母有服聲問焉不舉樂大傳從服有六有屬從鄭云子為母之黨喪服小記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鄭云謂若自謂母之已黨按諸侯絕旁期然其姑姊妹

女子子嫁于國君者不絕其大功也傳曰尊同也尊同則雖總麻亦當服矣此傳言禮尚為鄰國闕樂況本其總親又有悼夫人喪之而不徹樂乎第舉禮為鄰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是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杜預云子無天咎故可因按盈言若再舉不集而死則我自不為天所祐于子無所怨矣以激其必助己杜解非也

七輿大夫與之服云下軍輿帥七人按杜于僖十年傳注謂七輿是侯伯之副車劉炫曰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曲附樂氏

使宣子墨纁冒經此亦援殺戰之例若因殺戰以為常則此固不待言何云墨纁冒經乎服門近臣僕御從君所服此偽為悼夫人之侍御故亦如其服服

右撫劍左援帶帶綏也曲禮疏綏登車索少儀云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疏云僕即御者也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劍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

妨于君故右帶也此左援帶者即少儀之負良綏也

隸也著于丹青唐律疏議雜戶者前代犯罪沒官散配諸司驅使亦附州縣戶貫賦役不同白丁官戶亦是配隸沒

官惟屬諸司州縣無貫六典都官郎中員外郎掌配沒隸簿錄俘囚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男子年十四以

五以上者以其年長命一免為番戶諸律令格式有言官遠京邑配嶺南為城奴戶者是番戶之總號

非謂別有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

之年六十及廢疾雖赦今不該並免為番戶七十則免為

良人凡配官曹長輸其作番戶雜戶則分為番番戶一年

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已上當番請每歲仲冬之月條納資者亦聽之其官奴婢長役無番也

其生息閱其老幼而正簿焉每歲十月所司自黃口已按

漢刑法志其謀反大逆者夷三族非死罪獄已決完為城

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一歲

免為庶人隸臣妾此罪輕于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

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罪降為司寇故一歲然漢制無

常戶與魏晉以下異也亦五也

攝車從之攝讀若攝弓而馳之攝范鞅既步戰以退樂氏

之攻復乘車以追逐樂氏也攝車猶超乘禮記賁大夫

胙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二卒

曰間注云皆陳名肱間聲相近一平武肱曰肱武文二平
北面重席至及旅而名公鉏鄉射禮主人獻眾賓後大夫
若有遵者席于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
不去加席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又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
東上無加席此以賓無加席故燕禮卿辭重席明非君在
前則得重席臧統以重席待悼子明其為卿之適從卿禮
也新尊絜酒如士冠禮再醮攝有司徹司宮攝酒更新示
敬也燕禮卿大夫皆脫屣就席主人乃獻士于西階上所
謂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也鄉飲酒禮云既旅則士不
入明士入當旅酬節也旅而名公鉏以士禮待之明其不
得嗣爵大夫之壽無二也
使與之齒與旅者子姓兄弟為齒也按特牲饋食禮設堂
下尊之後兄弟之子舉解為旅酬此旅而名公鉏正當其
節悼子設席自在堂上所旅酬之人堂上無位公鉏胡能
與悼子為齒乎杜預目未見古經故以意妄說五經文字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呂覽名類篇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
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

孟氏之御騶說文騶殿御也月令命僕人及七騶咸駕注

七駟謂趨馬主為諸官駕說同者也後漢書張讓傳注駟

養馬人

奉羯立于戶側于戶側南面而立尚書顧命所謂延入翼室也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扶適子南面而立按士喪禮未小斂主人坐于牀東西面衆主人在其後小斂訖主人復阼階下西面位衆主人在其南惟有弔賓則鄉南面對之即是季孫至之類此時尸尚在室故羯在尸側待季孫也檀弓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曾子問喪無二孤羯為喪主拜賓則孺子秩不預其列故季孫云秩焉在也

美疾不如惡石疾高誘呂覽注引作疹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鍼石二砭石三鑱石其實一也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鄧元起欲工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疹不如惡石服子慎云石砭石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按素問病能論有病頭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岐伯曰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同病異治也王冰注石砭石也又腹中論注石謂以石鍼開破之

又宣明五氣論注衛氣留滯以鍼瀉之結聚膿血石而破
之石謂石鍼則砭石也今亦以鐵鍼代之然素問亦自有
鐵針蓋大者為石針小者為鐵針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
通其經脉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今可傳于後世
然則九鍼及小鍼解專論鐵針所用全元起云黃帝造九
鍼以代鑿石是也良以砭鍼猛利或氣體虛弱者所不能
堪故云惡石奇病論所謂身羸瘦者無用鑿石病能論所
云氣盛血聚者宜石而寫之此所謂同病異治者也秦策
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彈人癰種也此則
用石針也王僧孺尚知一而不知二杜預解混為藥類疏
遂引鐘乳礬石之類以證之寡學之徒貽笑千載
臧孫使正夫助之鄉遂之正卒也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為
正按臧孫為司寇或犯罪者復作司寇若周禮司隸司圜
所掌是也杜預以正夫為隊正而疏云臧氏殆掌兼之真
妄談也

且致大蔡馬高誘淮南注大蔡元龜所出地名因名其龜
為大蔡

外史掌惡臣掌惡臣若史籍所記慶父東門遂之事亦兼司盟之事也周禮司盟職萬民之犯命者鄭注即引臧孫

純事

作不順而施不怨廢長立少為不順開釁于公鉏為不怨

王肅家語注云念此在此常當順其事恕其施也

蘇然於五夫即之機也之五平也鄭自謂月平二十三歲

豈信益非譽以之機以體之其意之於故光十燈所不能

用以怪也王齡器而味一而不以二林財權其夫與陳施

為難於而其以高意也及以治之文翰八齋肆也九便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八自六神吳沈欽韓文起學連

年^{廿四}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元志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

條今歷推之立分不叶不應食夫衍說是車漸益云秋八

傳范宣子逆之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坐

象有齒以焚其身御覽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晚猶愛惜

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往湯之覺則不藏沈懷

遠南越志曰不爾窮其主乃得已也服讀焚為續先師所

傳有齒焚身職是故爾世醫一異而之乘也若書曰十林

已皆乘乘車杜預云乘車安車按曲禮注安車坐乘若今

小車也疏云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復乘一馬
小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安乘也漢書田千秋
傳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晉書輿服
志三公九卿以下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其
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然自漢晉以來始有安車猶
以優老為義古人則男子無安車皆立乘也惟婦人得坐
乘曲禮云婦人不立乘則男子立乘矣中車職註云婦人
皆坐乘是也此張輔二子受命致師既非蒲輪之典又殊
輜輶之義何乃謬以高車目為輜輪乎然廣車是長轂衝
陣之車乘車自其所常乘者耳

踞轉而鼓琴傳遜曰轉當為軫惠云文選註引許慎淮南
註曰軫轉也或是古軫字有作轉耳方言軫謂之枕郭璞
曰車後橫木

不在程鄭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言君子居安思危有知
臨之道程鄭小人也不足以及此直是器小祿薄故有陰
陽之患

年廿五傳風隕妻惠云兌為少女故曰妻大過本末弱故風
隕妻

所恃傷也惠氏周易述云三承四二變體艮為石故困于石下乘二剛二體坎為蒺藜非所據而據故據于蒺藜初至四有未濟象故往不濟

無所歸也虞翻曰巽為入二動艮為宮兌為妻謂上元應也三在陰下離象毀德隱在坤中死其將至故不見其妻凶也

驟如崔氏禮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相謹

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崇姜總不為崔子之妻何患於無冠賜人今在崔子之宮適可費崔子之冠

陪臣干楸詩傳干杆也說文楸夜戒守有所擊也按漢書李廣傳擊刁斗自衛李衛公兵法每夜巡探行者敲弓一下坐者叩稍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皆干楸之謂也

而焉得亡之晏子語分兩節上言君非以社稷自取其死任社稷臣者不當從死也此言崔氏自積凶惡戕君晏子又無用以崔氏而死亡杜預言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死其難如是則晏子反成怨望忠義之道喪矣

將庸何歸言此豈平常時云何遂歸

以帷縛其妻而載之婦人乘車本有帷裳氓詩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所謂輜輶之蔽今此倉卒逃難非復常度直以
帷縛藏妻而賓車中說文縛白鮮色借為卷義

崔氏側莊公於北郭士冠禮註側猶特也無偶曰側吳語
側席而坐韋昭註同特牲饋食禮註側殺殺一牲也昏禮
註側尊亦言無元酒此莊公之殯則謂有棺無槨也杜預
全不知訓故

不蹕大司寇職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士師職大喪亦如
之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謂納壙中者也服云下車遣車
也以路車等皆不納壙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惟遣車實壙
故服以遣車當之既夕禮陳明器用器有弓矢之等役器
有甲冑干箝是本有兵甲也

自六正五吏三十帥董遇云正有五吏為三十帥之長
按五吏每卿之下五大夫也三十帥者與帥屬於軍將者
也杜預謂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按唐時雖有武冠猶不
分文武之職酷吏傳所云文吏者習文法之事若功曹五
官掾史等武吏者劾捕之事若督盜賊游擊等何武傳問

文吏必於儒者論衡程材篇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彼之文吏正與儒生相反非後世所謂文職也自三國鼎峙其為軍生督將老死士伍遂有文武之判擬漢制且不當况周世乎三十朝故典與中興故典軍制皆晉侯許之趙汭曰傳見晉失盟主之義杜預云齊有喪師自宜退曾不思齊之喪由誰致之有弒君之賊而猶援有喪退師之例不通莫甚蘇勣曰器用器者古人之善器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淮南兵畧隧路亟行輜治賦文均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註隧道也司馬法仁本篇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毀土功無伐林木當陳隧者謂下營之處蘇勣曰入敵之界其有毀土之功則謂之陳親御諸門御與禦同並通廣雅釋詁禦止也管子書禁禦之字皆作圍土氣土身貝無動靜曰陳陳侯免擁社免則肉袒也擁社注示將戮于社四月自合拜陳之功言鄭假晉命得成功故拜謝一則二十箇字表瀆鹵廣雅釋詁瀆瀆也詩麥渥瀆瀆也言斥鹵之地多沾瀆故賈逵轉訓瀆鹹也蘇勣曰土氣無動靜曰瀆數疆濼管子地員篇赤墟歷疆肥註歷疎也疆堅也又云

五志之狀廩焉如塏註塏猶疆草人職疆藥用黃鄭云疆藥疆堅者與管子義同此疆潦謂土性剛硬受水則潦今直隸山東處猶然字當從疆加土者誤通典屯田制云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是也杜預作疆界解非也齊民要術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楸陳根可拔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沒楸陳根可拔急蓄疆土黑墟之田山齊七書禁

規偃豬周禮宮人職為其井鄭云偃豬謂雷下之地受畜水而流之者按孔傳水所渟曰潏此亦謂潏水之處作隄以受之偃隄隄字皆通用後漢書董卓傳偽立隄以為捕魚注云續漢書隄字作堰其字義同但具體耳下井行沃賈逵曰下平曰行有溉曰沃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溇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為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行沃之地畝百為夫九夫為井按賈氏此條約九等之大數非真受田

錫爵案說文領低頭也頁金聲義切領面黃也頁合聲胡感切二字音同而義各別

有此制也孔疏祇以杜預不用遂執周禮授田不過三而當一不得有九當一此其蔽也按管子地員云九州之土為九千物凡土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若管子之言其別土分類更廣矣豈儒少見多怪又以為何如也

隱於短牆短牆睥睨也或是羊馬城歟

年六衛侯衍復歸於衛杜預謂名與不名無義例非也如此則春秋之義又安賴蓋其出也淹恤在外十餘年而不蒙憐思其入也陷人以利使橫屍而已享其位始終不足取則亦名之而已矣張洽曰名衍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義

領之而已說文引傳作領此俗師所改一切經音義廣雅領搖也謂搖其頭也今江南謂領納搖頭為領緣亦謂笑人為領酌列子湯問篇巧夫領其頭則歌合律釋文領猶搖頭也素問至真要大論註領頰車前牙之下也此非此義

鄭先宋不失所也按趙武以通公其而不書名其下則不嫌於通公而向戌以不及期自不書名鄭既不嫌於通公

又不失所故經獨書鄭良霄劉敞云此傳皆不足信然左
氏解經本文未嘗廣列事類莫曉其不信之由劉敞未見
孔子作經如經此條亦不足信也且敞所識之字所讀之
書皆是受人欺給不必專讐左氏也敞長之不出此非知
賦讐之柔矣見周書太子晉解其題頗帶合輅釋文賦辭
美而狠莊子漁父釋文云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水
經注沔水篇有狠子惠云惡而婉內惡而外婉也美而狠
內美而外狠也

夫不惡女乎夫讀如曲禮若夫之夫釋文音扶非為公七
聒而與之語莊子天下篇強聒而不舍楚詞疾世注多聲
亂耳為聒字林聒喧語也聒是音變之長貴心法亦直

步馬者廣韻步馬習馬孫福按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
字不從馬按周禮廋人職教駝攻駒注教駝始乘習之也

今俗謂之溜馬亦曰壓馬長子其宅未建轉

班荆周語注班分也言披分荆棘即坐晏子諫篇塞草而
坐之杜預注云朋友世親按潛夫論交際篇人惟舊器惟

新昆弟世疏朋友世親惟新惟舊

杞梓陸機疏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色木理

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今共北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
純杞也趙岐孟子注杞柳柅柳也

飲賜此飲字當為餽陳長發稽古編曰餽飽也乙席切左
傳飲賜杜解飲為饜唐韻亦云飲飽也後儒相承竟以飲
代餽而飲則亡其義餽則并亡其字矣欽韓按集韻九御
飲依據切說文燕食也又餽說文飽也民祭祝曰厭餽唐
韻雖失之集韻仍自分明陳氏未考也

樂范易行以誘之賈鄭皆讀易為變易之易賈以行為道
樂為將范為佐二人分中軍別將之欲使樂與范易道今

范先誘楚樂以良卒從而擊之鄭為易行中軍與上下軍
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按鄭說是也以中軍羸兵
誘之而萃精卒於上下軍故傳曰中行二郤必克二穆也
以比叔向陸粲曰合其祿秩比叔向按叔向上大夫蓋以
上大夫處伍舉

主使請事聘禮及境君使士請事註請猶問也問所以來
之故也蓋主國雖知其為聘來猶不敢必賓事之有無或
有他故來也故聘享成禮後經又云若有言則束帛如享
禮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主人使人與客請

方二里與百乘別論語皇侃義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為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為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方一里為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十室是方十里三有餘也按此論祇論邑不論乘杜預以一乘為邑欲配百乘之數非也從祖果堂先生周官祿田考云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士士食邱中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如公之國也何以知之曰典命稱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如公國其祿則亦皆如公之國也衛免餘云惟卿備百邑鄭志以為邑方二里是百邑即方二十里

之縣也若計其地則三分去一田止六十四邑若百邑皆田則是縣之有加田者俱卿所食也加田者見司

勲謂田加于賞地也四十里者極于五十里二十里者極于二十五里皆八分米地之邊數以其一為旁加之數也

易訟卦邑三百戶鄭注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

定稅三百家見坊記疏當作大成去三之一即甸也國也

以藩為軍韋昭注蕃籬落也不設壘壁六韜軍用篇山林

野居結虎落柴營漢書鼂錯傳注鄭氏白虎落者外藩也

若今時竹虎落也云云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此與上當作一意讀之言不信

者必不捷彼食言者不自以為病然終於不捷豈能為患

杜解不子之也其中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顧炎武曰守字句絕按因

宋地以守上曰左遷又守宋者也病則人人能致死於楚

上云單斃其死者也斃當作弊周禮獸人弊田注弊仆也

仆而田止又太司馬注弊止也是仆與止其義互足也

言違命也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云叔孫欲尊

魯國不為人私雖以違命見敗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按宋

衛於魯素為敵偶宋衛不聞請降于小國而魯欲自比于

邾滕此必不能得之於晉楚徒辱命而見誚強鄰故叔孫

權事之宜尊國之體此其奉使有功無罪然非獨穆子也

其事他人固有行之者矣仲孫湫請王子帶于周事畢不
言枝如子躬致犂櫟於鄭事畢弗致其君不以為違故大
夫出疆有專對之義不必盡依使指然春秋猶去其族者
嚴君臣之敬惡夫不肖者假此以自尊故為之防也杜預
穿窬小見既以為季氏之命定魯君從來不得發一言又
謂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然則宜順者順季氏顯命
者顯強臣耳豹所以貶者實公命而違之故也杜預不也
晉有信也趙汭補注曰周制以班爵為序歃血則先同姓
說見定四年是盟與會次序本異今屈建所爭者歃血之
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固未嘗先晉也宋公兼享晉楚之
大夫趙孟為客則當時人情可見况宋之盟諸侯雖曰兩
屬終未嘗以事晉者事楚楚雖駕晉先歃魯史豈遽以楚
先晉乎杜云孔子進正之非傳意也謂而姓之無大之略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小國執牛耳今推楚主之比楚小國
故云楚為晉細後漢末陳留太守張邈等起義兵討董卓
臧洪以郡功曹登壇操血而盟刺史劉岱等雍容受辭亦
其事也古力下前書所無也
請免死之邑向戌矜弭兵之功于君以為若此可以免於

死矣若後世封功臣有鐵券身免三死子孫免一死也呂
祖謙曰左氏于前書弭兵為名既有以誅其心于後記其
請邑之事又有以指其寔真良史也禮記卷之六
削而投之已書於策削而去之也後漢書方術傳風吹削
哺注云哺當作柝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書證篇此是削札
牘之柝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按考工記
築氏為削注削今之書刀也以改簡札所用故曰書刀魏
志韓馥以書刀自殺故也前漢書卷之六
生成及彊而寡墨子辭過篇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詩
疏引爾雅無夫無婦並謂之寡按小雅廣義云凡無妻無
夫通謂之寡寡夫曰鳧寡婦曰嫠禮記卷之六
崔宗邑也唐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子季
子讓國叔邑食采於崔遂為崔氏則崔宗邑久矣下姑曰
年廿八春無冰杜預云前年知其再失閏頃置兩閏按晉書
禮志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
案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實閏月而言
十二月者附正于前月也按此議禮之家所據則古左氏
義無一年置兩閏之說也緣魯知失閏之故故於廿七年

置一閏廿八年置一閏閏月之事附正于前月春秋之例也杜月預長歷臆造不足信顧棟高但見彼歷廿九年有閏六月遂信此年十二月無乙未日甚矣其愚也傳蛇乘龍魏書張淵觀象賦注歲星次天津於元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注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元枵龜蛇之類歲星失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蛇乘龍龍位壽星宋鄭之分出自善長齊下公於賦七卷廷勞於東門之外按廷即往之古文說文彳部往之也又廷古文從彳則往作廷古今字猶征之為廷耳說文又於彳部出廷字云往也則與彳部之廷重複其引春秋傳曰子無我廷又誤以誑為廷言部誑欺也集韻隸省或作誑廷然則廷勞之廷與欺廷之廷不可辨矣誑之為廷實緣說文之誤引也左氏傳是古文故往猶作廷四聲全音補以廷其願文選西京賦薛綜注廷極也字林盡也說文楚謂疾行為廷夫廷之彳大略心也二入彳又立十甫二入而棄其本惠云本指初爻復卦以初爻為本周楚惡之觀象賦注虛宿對午午為張翼周楚之分也舍不為壇司儀職將合諸侯則合為壇三成注云合諸侯

謂有事而會也為壇于國外以命事觀禮云壇十有二尋

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諸侯朝天子有壇其諸侯自相朝

以此傳證之本亦有壇人懸佳心味人高本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

立于後以尚書顧命證之則天子諸侯出入皆有兵衛其

居則為武帳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孟康曰漢令侍郎

執戟揚雄傳位不過執戟而前唐左右千牛衛佩大橫刀

在御座側謝綽宋拾遺者千牛刀也明錦衣衛佩繡春刀皆

其職也然慶舍之所為則上借諸侯與楚圍二執戈者在

前等也六國圖史中雙心高貴也高貴云云實或齊臣中斷

公膳日雙雞齊召南曰卿大夫在朝之公膳猶六朝客食

唐代堂餐也昭四年傳疏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

食乃有肉人引此傳以證之是也按唐諸司有餐錢則就

其治事之處為食料會要武德元年置公廨本錢以諸州

於吏部所至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文補

和九年戶部奏諸司食吏本錢秘書省等三十二司牒應

管食利本錢五萬三千九百五十二貫九百五十五文如

秘書省則三千三百八十四貫餘其他豐給不等多者五

六千貫少者右司禦宰相會食於中書省謂之堂餐其常

日朝參又有賜食謂之廊餐五代會要唐常參官每日朝

退賜食謂之廊餐六典光祿

注左右廂南衙文武執事五品以上老員外郎供饌百盤
餘供中書門下供奉官及監察御史每日常供具三羊六
參之日加一羊冬月則加造湯餅及黍臠夏月加冷淘粉
粥寒食加錫粥五月七日三月三日加煎餅正月十五日
晦日加饌粥五月五日加粽饌七月七日加餅餅九月
九日加餅十月一日加黍臠並於常食之外而加焉

慶舍之士喪服卿大夫家臣有室老有士注室老家相也

士邑宰也

慶集為上獻特牲禮所謂賓長也注人醢尸為初獻注婦

並獻賓三獻以後經文謂賓為三獻注云謂賓三獻者以

事命之有司徹上賓洗爵以升注上賓賓長也上獻即上

賓矣賓在屬吏中選以為賓故宿賓注云賓在有司中禮

運疏崔氏靈恩云侯伯子男于禘皆用二齊醴盞而已三

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

酌盞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盞齊諸臣為賓

酌盞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加爵加清酒

時祭之法用一齊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盞饋

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盞齊以醢尸夫

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然則天

子諸侯雖有裸鬯朝踐饋食之獻於前而醢尸三爵即是

特牲少牢之節諸臣為賓皆次當三獻也此時慶氏專政

故公為初獻慶舍代夫人為亞獻自然選其族屬為三獻也
慶氏之馬善驚河渠書所善崩詩載馳女子善懷愛善猶
多也荀子解蔽其為人也愚而善畏楊倞注善猶喜也夫
慶封祀祭祀祭太祝之周祭曲禮之編祭也賓就席當先
祭醕醢絕肺而後醢之序編祭之慶封不知禮故祀祭蒞
醢殺哉之類若謂遠散所祭則是拋擲戲弄慶封狂愚必
不至是田田二齊之去陳楚夫八國豈齊魯會哉夫八
在外不得宰魯二邑若獲罪而竊於外雖齊魯非吾能主
也猶史記鄧通之竟不得名一錢本漢之八國豈齊魯會哉夫八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棺即崔杼之棺蓋剖其棺而暴屍杜
預謂莊公之棺夫莊公但遷殯而已豈當復出其棺乎
榮成伯韋昭注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名樂也云云也
年廿九吳子使札來聘賈服以為夷未新即位使來通聘按
傳云其出聘也通嗣君也餘祭之嗣在襄二十五年不應
至此姑云通嗣君則謂夷未者是疏以季札在喪何得觀
樂為難公違傳文又曲狗杜預說詳後
傳釋不朝正于廟也劉敞曲說謂書公在楚以存公也公

之在楚殆乎不得反矣國非其國也齊名南附和之云書
襄公在楚即昭公在乾侯之漸也順竊傳事以移簡端逆
探其意以誣聖經指鹿為馬此趙高之害也張照曰左氏
但以闕朝正之禮言之錄實也時謂闕朝正之禮則記之
非左氏云然也若劉敞之論則由後而知前由今而論古
也左氏傳止記當日事不得闕以已語如劉敞云云也按
此為善讀左傳者

桃蒨先被殯鄭檀弓注桃鬼所惡蒨荏苒可掃不祥淮南
註言昇死存桃栝注栝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昇由是

以來鬼畏桃也按續禮儀志仲夏以桃印宋志作桃印云本漢所以輔卯

金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施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

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菱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

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然此桃

蒨即桃梗與葦菱也桃為栝所謂桃及是也韓詩外傳齊

桓公出遊遇一丈夫帶著桃及續與服志佩雙印刻文有

云化茲靈及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即謂桃及也檀弓注又

云君聞大夫之喪未襲以巫祝桃蒨已襲則止巫去桃蒨

疏云知襲後無桃蒨者按喪大記大斂惟有巫止之文無

桃茆之事襄公二十八年傳使公親祔謂加衣于殯公以楚人無禮於已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以

巫祝桃茆也

壘書追而予之韋昭曰此下壘書之詞古者大夫之印亦

稱壘壘書壘封書也按司市注壘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

蓋覆書如覆斗而印其上今夾板文書也韓非子外儲左

下西門豹為鄴令期年上計君收其壘是大夫之印亦稱

壘也

祇見疏也惠云疏當作詭高誘曰見詭讀若誣妄之誣是

也按呂覽知接篇無由接而言見詭詭字字書俱不載當

為詭說文詭夢言也龍龕手鑑詭譎狂言也

致其邑於季氏此季氏家臣所食之邑傳云施氏之宰有

百室之邑則季氏之臣得邑當大於施氏宰矣果堂先生

祿田考云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士士論語

稱公叔文子之臣為大夫檀弓稱陳子車之宰為家大夫

明侯國之卿其家臣有大夫而大夫即其宰也

氏宰而援大夫之其宰之各分加田而食也

禮自處亦以此其宰之各分加田而食也

凡益邑者家臣之所食則采地亦有加也都邑王之公之

而未加田也則宰何食曰分其粟與之而已

潘景祖云陽貨為季

晉語曰官宰食加乃統言

卿食甸則上公之孤之卿亦食甸矣王之孤卿之大夫食
邱則上公侯伯之卿之大夫亦食邱矣王之大夫之上士
食邑則上公侯伯之大夫之上士子男卿之上士亦食邑
矣欽韓按家宰所食之邑處其位則以為祿謝其事則還
其邑止於身而不傳世此公治之所以致邑于季氏也杜
預不曉家臣食邑之制故此注不為然九章志異堂卷之五
晉國不恤周宗之闕周宗言周室也詩正月周宗既滅靡
所止戾不得謂周宗為諸姬也此譏晉之不弔周喪而為
杞築城既言周室之不恤亦何有于諸姬故復言其棄諸

姬未可知也杜解謬

展莊叔執幣聘禮注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公食大夫
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則執幣是宰夫之事
以宰夫為主人故宰夫受幣其受聘在祖廟食饗在禰廟
也不詳射者三耦此因饗而射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注
云君與賓為耦大射禮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
射參士射干遂比三耦三耦侯于次北司射命士射曰某
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三耦卒射司射請射於公

公許命賓御於公御由侍也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

即位而后告司射於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率遂比

眾耦詳禮文則三耦射最在先其次公與賓其次卿大夫

繼射然此傳三耦不足者若是卿大夫則須繼賓而射或

有不能射之倫又有執事之大夫與士若司馬司射宰夫

負獲釋算之等三耦最先射又須關於弓矢魯已三分公

室為三軍故官屬皆在三家而公臣不足不足只是三耦

非以後全無眾耦繼射之人其王與諸侯射則六耦大司

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是也其燕射之禮自天

子至士皆一獸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王與諸侯賓射則

張五采之侯也

不尚取之服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劉炫曰夫

人愠而出辭則其言當悖直云不尚此事所譏太淺非是

愠之意昭八年穿封戌曰若知君之及此追恨不殺靈王

則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說未必非也按盤

庚云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古人敬事鬼神皆以

鬼神懼之服說是周樂書所及四乃之樂也射官射業

毋寧夫人而馬用老臣服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馬

用老臣乎按夫人於先君有同穴之義
請觀於周樂服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按樂官肄業
而季札觀之非以樂賓適應遞奏季札故循弦辨風以通
廣博易良之教何嫌於喪不廢樂也若是餘祭所使則在
聘國聞喪當却食饗惟受芻稍魯吳接壤聲息非遠季札
豈得不知而復有閒情觀樂也自是新君所使將命已畢
既受饗餼則請遊觀觀樂之事正是此時執禮正文破杜
曲說誰曰不然

是其先亡乎紀年安王二十二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險而易行惠云險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云動乎險中

又云儉德辟難欽韓按虞翻云儉或作險皆讀為險險而

易行即易之易以知險也杜預讀為儉直是不識字

其周德之衰乎服云此嘆變小雅也其意言上世之明聖

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

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按變小雅譏尹氏皇父

者實有此旨而杜預謂殷王餘俗則鹿鳴天保之詩無從

推測服說是也

處而不底底滯也淮南原道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後漢書

馬融傳注底伏猶滯伏也蓋非節其氣節而不發也
象箭南籥者服云象文王之樂墨子三辯篇武王勝殷殺
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作樂命曰象呂氏春秋古樂篇周
公為三象則又成王之樂按禮記下管象注云周武王伐
紂之樂也詩序謂維清象舞箋云武王制焉疏云象舞之
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俱是為象然雖文
王之樂亦是武王時也箭說文從竹削聲虞舜樂曰箭韶
下韶箭既為蕭則此亦蕭也舉箭以統象樂舉籥以該萬
舞韓邦奇志樂云蕭堂上堂下皆設衆樂之祖也故別言
之今太常之所謂單蕭即古之籥也惠云以雅以南以籥
不借故曰南籥康成謂雅與南皆舞名以此亦變籥
韶籥者墨子三篇湯自作樂命曰籥又循九韶變籥而
大夏者呂覽古樂篇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命皋陶作
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十四
韶箭者志樂云樂器惟韶箭乃十二律之本形舜所製者
長短並列有如鳳翼故曰鳳蕭每一管具七聲十二管則
八十四聲六十調已備十二清聲暗十二中聲之內十二
人各執一管以長短為序並立各奏一均如黃鐘至蕤賓

并歸宮八聲一均自備于黃鐘之管餘律皆然書稱下管
鼗鼓詩稱嘒嘒管聲古今言樂皆稱登歌下管夫竹音莫
重於簫乃獨言管而不及簫者則管蓋竹音之總稱後儒
乃別立管十二或未深考也周禮吹簫簫篪篴管管字總
承上四者言也

辨而不德服云辨若鬪辨也夫以辨爭不以德居之必加
於刑戮也按辨與變通以臣逐君非正也既為變亂而又
不德則其戮必重易坤卦由辨之不早辨音義苟作變禮
運注變當為辨是辨變互易也

奪伯有魄大戴禮少閒篇若夏商者天奪之魄不生德焉
會于澶淵宋災故經書此者以諸侯無有恤宋之災故直
言其事

三十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趙汭補注劉待制云季者末也
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
而今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熊朋來曰魯襄
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日甲子二十三日
癸未曰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言甲子數至癸未正得二十
日是三分六十甲子之一也季者餘數也積四百四十甲

子零二十日算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日除五十三日在
本年正月二日戊午正月大該三十日有二月二十三日止有二月二十三日
七日逆推得絳縣老人是魯文公以十一年乙丑歲三月
生故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注為夏正月若以周正月
則三月也本合云七十四年則以此時方是二月若夏正
則十二月故除本年不算曰七十三年也陳云李故未也
喜喜說文引作談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張照曰其時之君子譏其女而
不婦左氏記其語俾後世知其時之人視節義輕而妄譏
論如此也按此雖當時之言要自有理以六十餘年之母
守一介之節忍以不訾之身委為灰燼傷孝子仁人之心
非聖賢之所許也

自朝布路而罷緣路散歸或有未入公門者入公門者
誰知所赦大司馬職禁止也不入公門者
取我衣冠而褚之陸粲曰褚衣之蠹也莊子曰褚小者不
可以懷大按呂覽樂成作我有衣冠而子產恥之周禮屨
人注諸藏釋文云本作恥或作褚一切經音義引傳亦作

恥伊喜喜高以八六七日褚味難大信與喜喜高以八六七日

三十諄諄焉如八九十日詩抑釋文引埤蒼諄諄告曉之熟
莊子肱遷注噶噶以己誨人也集韻諄或作噶按今老人

口語重頓煩絮正如此

此亦在衣而亡燕尾之風

衰衽如故衰方言褸謂之衽注衣襟也或曰裳際也按喪
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注廣衰
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衣帶下尺者要也廣
尺足以掩裳上際也疏云據上下濶一尺若橫而言之不
著尺寸人有粗細不長

謂腰圍粗細

若無要則衣與裳之交際

露見者衣有要則不露見故云掩裳上際也言上際者對
兩旁有衽掩兩廂下際也楊復儀禮圖衣身二尺二寸僅
至腰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從布一尺上
屬於衣橫繞于腰以掩裳上際而後綴兩衽於其旁也注
又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
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按鄭玉藻注云衽謂
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疏皇氏云凡
衽非一之辭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
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是衰與深衣
裳際通有衽而形製各殊也燕尾者以一幅布自角斜裁

則一頭廣一頭狹若深衣齊用狹者向上以廣者施下若

衰衽齊以廣者向上狹者垂下其形如燕尾然齊與衰

高其閉闕廣雅開里也說文汝南平輿里門曰閉如今之卷門

釋宮術門謂之闕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闕郭引此傳云闕

長戟即門櫨也說文所以止扉謂之闕按釋文作闕云本

或作闕邵晉涵云此申釋上文大者謂之拱長者謂之闕

義陸本誤作謂之闕諸本俱沿其誤按杜解闕為門則本

為闕與郭氏所見本自殊如本亦帶之不用於市之文上

繕完葺墻李涪刊誤云當作繕字葺墻亦良二文二古

未知見時有客頌疏引豐卦初九遇其妃主雖旬无咎鄭

注云初修禮上朝九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

咎正以旬日者朝聘之禮止于此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

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久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

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史記范雎傳秦昭王伴為好

願與君為十日之按有客詩致其殷勤欲留之者止云信

宿聘禮賓不欲奄卒主人主人不敢稽賓古法如此今大

國之於小國虐之若此亦可傷記二及而一也今公蘇云

甸設庭燎大射禮甸人執大燭於庭限車轡王靈離車轡

中車脂轄吳子治兵篇車膏銅有餘則車輕玉篇銅車軸
鐵詩釋文牽車軸頭鐵也轄與銅二名而一物今俗猶云

膏車

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趙匡陸滄並云之字誤為以字然
不敢輟改唐人猶有闕疑之善勝于宋人也

言罪之在也杜預云罪在鉏也按臣子弒其君父而專罪

死者何以垂戒傳言罪之在者以衆人共為惡故不言展

輿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王肅曰又不如存之以為藥石也按

新序無此不如二字於文理亦便

夫亦愈知治矣說苑政理篇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益

明

不使人學製焉齊策王斗云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
穀也趙策魏牟云王能重王之國若尺帛必待工人以為
冠則王之國大治矣

紂囚文王七年紀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
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於程

者故曰離衛喪大記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
二人立於後是人君之儀也

蒲宮在前不亦可乎服云蒲宮楚君離宮言令尹在國也

居君之宮出有前戈不亦可乎按子家所言乃其在國時

事杜預乃云緝蒲為殿屋野人之詞不亦亦亦亦亦亦亦

梁其蹊惠云廣韻梁其蹊魯伯禽庶子梁其之後

子皮戒趙孟禮終按此聘禮大夫饗賓之事又公食大夫

禮大夫相食親戒鄭云連名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具復召

之杜預謂受所戒禮畢者謂上上介出請入告拜辱禮辭

許之事

籩豆于幕下幕下東房也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八豆八簋

六斝九俎庶羞之豆二十饗禮已亡五獻之籩豆則不可

考據有司徹主人初獻尸主婦薦韭菹醢又薦昌菹醢又

進饗黃白黑之籩則四豆四籩也主婦獻尸又設糗與暇

脩連上為六籩也主人酬尸後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

庶羞于尸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餐其豆則醢食

糝食庶羞羊腫豕臠皆有醢醢疏云醢行字連上為八籩十豆

也彼所載豆籩不具者以備尸三獻又無牛也內則說膳

之事云脚臘曉牛炙醢牛臠羊炙羊臠豕炙豕臠芥醬魚膾雉兔鷄鶩云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其籩列僅籩人所載之數矣陳旌隨儀卷其五禮終乃宴脫屣就席坐則曰燕凡饗食皆有燕鄉飲酒禮主人曰請坐于賓鄭云請坐者將以賓燕也大略旌與弁冕端委服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尚褒長故曰委按弁冕祭服端委朝服也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之朝服亦得通稱元端玉藻疏云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士以元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前立後黃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為朝服也

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趙策色老而衰智老而多射義旄期稱道不亂以老又閱歷多知又將不免昏亂也少車下林女自房觀之昏禮女立于房中南面長山及衝張有復古篇衝通道也以行童聲別作衝非一曰衝蒼雷聞也廣雅甄甃也按衝即甄也甄或曰甃耳林弗去懼選按呂覽少選之語屢見高誘注少選少聞也又

須臾也任數篇云選間食熟高誘曰選間須臾也又處方
篇選間猶選項也然此懼選者言可懼在目前耳杜預言
選數亦一義云數其罪而加戮則非也釋詁算也數選與
算通用盤庚云世選爾勞釋文選即算也後漢書注引詩
云威儀棣棣不可算也論語斗筭之徒何足算也車千秋
傳贊引為何足選也其毋言鍼弗去數常及矣猶云貫滿
也

十里舍車服云十里置幣車一乘千里百乘以次相授車
率皆日行一百六十里按百乘之車布于千里每車止行

十里一往一反為二十里今終事八反知百六十里每車

所行之數也元史董博霄百里一日運糧之法亦如此孔
疏自不會意云一百六十里計一萬六千里

何其愚也

趙孟曰天乎據疏文有君或早天語則此天字似當作天

錢大昕云與上亡乎相對諸本傳訛已久

崇卒也釋詁崇充也儀禮主人拜崇酒樂記復綴以崇皆

訓充此言以卒充行伍杜訓為聚非

以什共車六韜均兵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

十人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

車今此至阨之地則十人當一車之用也尋常之法每乘有七十二人步卒若以邱甲之法又滿百人未必以一乘之卒為列故此云以什者別為行伍也

困諸阨又克按舒言乘于阨而搏之又取勝之道趙奢曰道遠險狹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杜預復說用車之事非也

為五陳以相離離麗也疏謂布置使相還者非李筌太白陰經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五十人五人火長五九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間容卒相去二步隊間容隊相去一十八步前後十隊其前後相去亦如之黃帝曰車間容車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是也

偏為前拒前為偃月陳
遷實沈于大夏服虔云大夏在汾澮之間日知錄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冀此距晉陽七百餘里遠不相及史記屢言鑿龍門通大夏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陽之地當以服氏之說為信
而封大叔焉紀年成王十年命唐叔虞為侯

湫底以露其體服云湫著也底止也按湫讀若孳釋詁孳

斂也方言露敗也戴震方言疏證杜預云露羸也易羸其
瓶注羸敗也義相同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劉炫曰人之本心自然有愛愛之所
及先及近親同姓親之近者其愛之美必深若使又為夫
妻則相愛之美尤極極則美先盡矣美盡必有惡生故生
疾按同姓為匹耦而以生殖則盡擅其美必致生疾所謂
一姓不再興也

則下之卜而得吉明非同姓美曲是也
寔有四姬焉衛侯衍納女是其一也

煩手淫聲怡淫心耳管子五輔篇淫聲詘耳淫觀詘目耳
目之所好詘心怡字古只作詘韋昭周語注怡慢也劉炫
云五聲一周聲下而息前聲罷退以待後聲非作樂息也
樂曲成乃息五聲皆降則聲一成曲既未成當更從上始
不以後聲來接前聲而容手妄彈擊是為煩手此手所擊
非復正聲是為淫聲惠云荀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楊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于中而止不使流行也
按蔡元定律呂新書六十調篇古人變宮變徵不為調五
降之後不容彈者以二變聲之不可為調也蓋正聲既中

而不知止則轉為子聲子聲多于正聲是為淫聲
陰淫寒疾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勝則陽病陰勝則寒寒
傷形形傷腫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
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
陽淫熱疾陰陽應象論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熱傷氣氣
傷痛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粗為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
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
風淫末疾賈云末疾痛首疾也謂風眩也惠云易卦初為
本上為末周書武順解元首曰末陰陽應象論風勝則動
雨淫腹疾陰陽應象論濕勝則濡泄六元正紀大論甚則
水閉附腫
女陽物而晦時離為火又巽離兌三卦皆二陽一陰素問
生氣通天論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
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周官食飲藥物之事嬪御奄豎之
人皆掌于冢宰君以不節致疾則宰輔之咎
四蟲為蠱凡造蠱者皆窆蟲于器中故四蟲相須隨書地
理志揚州論豫章以南數郡往往畜蠱其法以五月五日
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蟲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

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虱則曰虱蠱行以殺人穀之飛亦為蠱論衡商蠱篇穀蠱曰蠱蠱若蛾矣粟米饑熟生蠱任昉述異記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為蠱蠱害民十一月己酉顧棟高云長歷是年閏十二月今移閏于十月則己酉乃十一月之五日十一月己巳朔將會孟子餘趙世家云夙生共共生孟孟生衰惠云按文當云夙生共孟共孟生衰孟子餘者謂共孟及衰也服以孟為趙盾子餘為衰

甲辰朔烝于溫按上云十二月者夏正之十月也此甲辰朔夏正之十一月王制疏引服虔曰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顧棟高曰服以甲辰朔為夏正十一月此最有理傳曰閉蟄而烝杜注謂建亥之月蓋晉烝以孟冬而趙孟以仲冬烝于家廟禮也按顧氏猶未見王制疏服義晉之十一月于周

為正月傳以烝本冬祭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言甲辰朔明是兩月事後人循其讀而自知之如杜孔之說直云十二月甲辰朔趙孟烝于溫可矣何必先言晉既烝乎且甲辰之前于晉為秋九月不得行烝祭歷考傳文如晉侯殺世子申生

里克弒其君卓子及丕鄭胥童之殺皆在春傳皆在前年

之冬明是晉用夏正非由月誤今推朔閏十二月是甲戌

朔欽韓按周雖建子至如祭祀蒐狩之禮皆用夏正乾鑿

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趙匡曰至於祭祀則用夏時如天子諸侯皆然非獨晉也如

大司馬職中冬教大閱若以九月為仲冬不亦慎乎顧氏

辨此為仲冬者是云晉用夏正非也見晉文十七年

年鄭殺其大夫公孫黑杜預云遂以為卿故書之按傳言

子皙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是見在非卿之證子產之不討

懼其宗強欲令積惡自斃豈復以為卿杜預因有非卿不

書之例遂不顧傳文以誣子產也

傳宣子譽之服云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

譽為諸侯度惠云今孟子作豫趙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

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

趙互引為證欽韓按呂覽孝行篇天下譽注譽樂也與豫

樂義同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孫子兵法曰人効死

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則此

譽字本不必作豫也不然也美不也故而新語國以九所

謂之少齊服云所以寵異不與齊眾女子等言齊國如此

好女甚少按長少是其行猶諸長衛姬少衛姬耳晉平公
漁于色齊女在晉宮不始少姜不以姓而係諸國名此所
以寵之用之雖是善則譽令敵之也譽敵者古者虛假也
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鄭六卿公孫段已替伯有子皙無由
得缺故欲去游氏而代其卿位也杜預于經注已言子皙
為卿不解代其位作偽者亦心勞也鄭譽者本於齊也
加木焉周禮掌囚職及刑殺士加明桔注卿士加明桔者
謂書其姓名及其罪于桔而著之也因時雖有無桔者至
于刑殺皆設之也

三北燕伯疑出奔齊胡安國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人主不
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不成則
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
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按此說最允當若
如杜預說則春秋之經傳罪君而宥臣也左氏別起一義
正開胡氏之說豈儒不之察耳惠云此與衛侯衎出奔齊
一例杜注謬國君殊賤非大夫也按三北即卿大夫也
傳若而人若而人猶言若若若人杜預註謬亦七世八合
豆區釜鐘杜預云四豆為區按管子輕重子齊西之粟釜

百錢則鉅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鉅二泉也注斗二升八合曰鉅五鉅為釜以管子文計之則云斗二升八合者是也鉅即區字杜預非

四升為豆顧云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惠云按此傳云四升為豆考工梓人云爵三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一獻三酬則十升不得從四升之豆故注云豆當為斗又陶人注云豆實三而成獻則獻受斗三升三豆為斗二升明豆不得為斗矣疏云豆實

三而成獻先鄭云獻讀為斛獻受三斗聘禮記有斛按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安得云獻受三斗故後鄭不從其說欽

韓按遵人注云遵豆其容實皆四升晏子雜篇一豆之食則此文豆不當作斗毛晃粗疎宋人之通病景公出

陳氏三量皆登一馬晏子外篇曰田氏四量各加一馬

三老凍餒晏子雜篇景公遊于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服云三老者工老商老農老按三老即鄉三老者年有爵者也漢書文帝紀詔曰三老眾民之師也舉其貴者則賤者可知

或煨休之服云煨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煨休代其痛也按依服解字當為煦嫗樂記注氣曰煦體曰嫗疏云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今憐護小兒張口含之持面熨之即煦嫗之謂其相胡公大姬服云相隨也按抑之箋云相助也道殭相望韋昭注道家為殭說苑至公篇齊景公出而見殭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然此殭者為餒死之人不可謂餓死為殭也樂卻脊原狐續慶伯杜預云八姓齊召南曰樂卻等皆氏族非姓也原氏即先氏續與狐同宗而各為氏以樂惱憂惱慢也湛見樂而慢遠憂讒鼎之銘服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野故曰讒鼎按韓非說林下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雁往按呂覽審己篇又作岑鼎崇讒岑聲並同廣韻鄭宋地名讒乃鄭之訛更諸爽塏者韓非難二曰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敢煩里旅周禮序官旅下士注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里旅即里有司管子小匡篇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

有驚踊者踊狀如履材無足者持手以行也

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里室里宰所坐簡民處右塾

左塾是也周禮里宰注云勑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管

子立政篇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築障塞匿一道路博

出入審閭閉慎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何休宣

十四年傳注云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統而論之不必

八家一巷要自什什伍伍相為一里里端有門曰閭有室

曰塾其官曰閭有司周禮閭胥曰則閭史居其塾而司其啟閉察民

之出入焉墨子公輸篇子墨子歸過宋天金石錄有南陽

都鄉正街彈碑魏釋酸棗令劉熊碑造設門更亦名校室

中部殘碑所云校官祭酒里祭酒者也晏子之居不于大

道而在里巷今徹其材以為里室反其侵地于鄰山東通

志清節里在青州府臨淄縣東北

惟鄰是卜初學記廿四楊泉物理論曰處宅者先定鄰焉南

史呂僧珍傳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豐氏故主韓氏主于其家曾子問所云私館也

遇懿伯之忌劉氏云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入郊後

方遇忌也忌是忌日之忌按傳明言私忌周禮小史詔王

之忌諱注先王死日為忌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
謂也忌日不用注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如叔弓之不入
者正以入境則郊勞授館設飧介皆有事焉不欲亂孝子
思慕之心故為緩稽三日若用介報怨而不入則懿伯之
讐不得將遂廢君命而已乎叔弓必不如是之愚也此事
檀弓所載大同鄭亦誤解下文云椒請先入受館則敬子
可以不入者正為遲速不過三日聞耳

奠除先人之敵廬聘禮記鄉館于大夫鄭云館者必于廟
不館于敵者之為太尊也張趯是大夫故得館太叔也

王以田江南之夢鄉射禮注以猶與也詩苑邱疏以者自

己于彼之辭與者從彼于我之稱

和傳以歲之不易言歲月不易得以其間潤也謂有難非

固陰沍寒漢書郊祀志秋酒凍固與酒同集韻酒凝也沍

字从欠不从水

將墮幣焉服云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于廟傳選日祭

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

欽韓

按守祧職既祭則藏其墮注

墮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特牲禮祝命按祭注按祭祭神
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士虞禮注下祭曰墮

墮之猶言墮下也齊魯之間謂祭為墮此墮幣者謂不將
遷廟主但以幣主命載于齊車以行及反藏諸廟兩階間
有神道焉猶尸之墮祭故云墮幣杜預以墮幣為布幣此
警說也

鄭子產作邱賦服云子產作邱賦者賦此一邱之田使之
出一馬三年復古法耳邱賦之法不行久矣子產復修古
法民以為貪故謗之惠云下引詩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
若依杜注加賦病民何不愆之有服說是也按渾罕言作
法于貪則不全如服說蓋鄭國之法賦者不役役者不賦

載酒注云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鄭計田為稅不待言矣今復計邱為賦故國人謗之曰禹
作法於涼廣雅釋詁寇禱也曹憲云音良世人作寇禱之
寇水旁涼失之世人作禱禱之禱草下著溥亦失之

饗大夫以落之杜預云緞緒血饗鐘曰落按饗與落事各
異雜記云成廟則饗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饗饗屋者交
神明之道也注云言路寢生人所居不饗者不神之也考

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廣蔚之禮記畧解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斯于義既成而
饗之歌斯于然則饗鐘之後乃設饗以落之杜預混言也

夫子疾病不欲見人素問陽明脉解篇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脉病惡人與火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難經五十一難云病欲得人溫而不欲見人者病在藏也藏者陰也陰病欲得溫又欲閉戶獨處惡聞人聲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隔个並閣之轉聲

年傳成諸臧氏按成謂立要約也

莫鮮者自西門列子湯問注引此傳謂鮮少也漢書司馬遷傳定計于鮮也文類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與杜預

解同

使亂大從樂記注從順也服云使亂大和順之道

卒以餒死汪琬曰其曰行者良為徑路又辭所謂于行有

攸往是也曰歸者離為飛禽良為止止不得行所謂于飛

垂其翼是也曰讒者離火言揚所謂有言是也曰以餒死

者離位居二艮為兌之反不見其口則死以食所謂三日

不食是也欽韓按坤為牛為小人為惡離為坤所抑故讒

人名牛而叔孫為其所餒死也

有子家羈荀子大略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注

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
言補續君之過不能興功用故不如晏子也

朝聘有珪享頌有璋享頌並文則享獻之享非饗食之饗
也小行人注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此所謂朝
聘有珪享頌有璋也按聘禮聘于君用圭享用璧聘于夫
人用璋享用琮此臣為君使之禮也杜預言臣為君使執
璋不知出何經傳疏亦知其不通而為之護短窘步顯然

疏舉詩奉璋尚書太保秉璋以證杜預之執璋不知詩書之文皆酌酒之璋瓚非圭璋特達之璋也

殮有陪鼎服云陪牛羊豕鼎故云陪鼎按聘禮宰夫朝服
設殮注云食不備禮曰殮此則始至之禮曰殮對下歸饗
餼是大禮也聘禮云餼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
東鼎七注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
言之則曰陪疏云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
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知羞
鼎陪鼎是一物也此云羞鼎下饗餼言陪鼎故知一也陪
鼎三則下云腳臄臄是內則疏云腳牛臄臄羊臄臄豕臄
集韻臄肉羹按陪鼎者所謂劍也聶崇義三禮圖舊圖云
劍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鐵為之大夫以銅

為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

按九家易只言正鼎之制如此臣崇

義按釗是羹器即釗鼎也故周禮亨人祭祀則供釗羹而

掌客注云不殺則無釗鼎又公食大夫禮注云釗者菜羹

和之器故疏引下記云牛以藿羊以苦豕以薇是菜和羹

羹也然則據羹在釗故曰釗羹以器言之則曰釗鼎據在

正鼎之後設之則為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

其實一也云云鼎與釗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釗羹以其

出有贈賄聘禮君使卿還玉大夫還璋于館之後云賄用

束紡注所以遺聘君又云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注

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按上之束紡則報其聘也禮

玉束帛乘皮所以報其享下記云在聘為賄又云無行則

重賄反幣即其事也此皆遺使者之君總謂之賄下賓行

舍于郊公使贈如覲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眾介大

夫親贈如其面幣此則主國之君大夫報使者私覲私面

之禮總謂之贈是贈賄二事各別也

震雷馮怒方言馮怒也楚曰憑廣雅釋詁憑滿也洪興祖

楚詞補注列子曰帝憑怒注云憑大也馮憑一也

年傳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漢書刑法志李奇注曰先議其

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于鼎也
聳之以刑刑法志引作懼之以行晉灼曰懼古悚字說文
引作懼云懼也按方言聳獎欲也戴震以欲為譽之誤非
也秦晉之間相勸曰聳心中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
聳則此聳之以行義亦可通杜預不當解為懼耳韋昭楚
語注聳獎也韻味賤敬不木夫韻土介聲土韻不木
而作禹刑紀年帝芬三十五年作園土韻不賈
而作湯刑紀年祖甲三十四年重作湯刑按墨子非樂篇
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君子出絲二衛

梅賾偽古文呂氏孝行覽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注

商湯所制法也湯刑尚矣此傳所云蓋指祖甲重作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書嘗麥解四年孟夏王命大正

刑書太史佚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按此成王時也亂政

蓋指穆王作呂刑大戴禮二十賦古不夫此無

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服云政衰為叔世踰于季世季

世不能作辟也按晏子諫篇三辟著于國此文下云制參

辟則知春秋晉兼取三代之制此無無盜無盜無盜

雖刃之未將盡爭之呂覽下賢篇子產相鄭十年刑三

人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于道者
莫之舉也韓非外儲左江子陸為政國無盜賊錐刀遺道
三日可反韓非外儲左江子陸為政國無盜賊錐刀遺道
有加遺必食大夫禮止大夫食豆八簋六釧九俎庶羞西
庶毋過四列士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鴛
按此其常禮季武子是正卿則用上大夫豆可知聘禮記
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遺豆疏引此傳武子語云饗使
者無加遺豆之正禮此致饗加遺豆者殷勤之義也此加
豆則當加獻故前鄭饗趙孟具五獻之遺豆此武子云不
過三獻而辭加豆也
以其乘馬八匹上句屬私面下句屬見鄭伯聘禮所謂賓覲也
禮用束錦乘馬此八匹彌敬也聘禮賓覲後賓請有事于
大夫此致聘君之間也賓不敢稽其事主不欲重其勞故
就館致饗饒明日賓朝服問卿致君命皮帛記擯者出請
事賓面如覲幣則此傳之私面也聘禮從容聞日為之令
此逆勞于境故私覲之後即請私面周禮司儀雖有私面
見君為名非此義也杜預不曉禮典遂以私面為私見鄭
伯周禮疏亦沿其誤言不遺與所舍之具也

不抽屋服云抽裂也言不毀裂所舍之屋也按毛詩傳言
顏闔抽笮續燭喪大記甸人徹廟西北扉薪囊二十八年
子尾抽桷擊扉是有抽屋之事也而風豳自於維亦此也
誓曰聘禮若過他邦至于境使次介假道誓于其境賓南
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注云
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史于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勅
告士衆為其化禮暴掠也傳所云與禮合魯齊平賈謂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云襄
七年暨齊平賈謂魯與齊平許惠卿以為燕與齊平服云襄
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爾以來齊
魯不相侵伐且齊是大國無為求與魯平此六年冬齊侯
伐北燕將納簡公齊貪賄而與之平故傳言齊求之也齊
次于號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許君近之按賈說何休注公
羊用之宋人孫復劉敞輩皆宗之經于下有叔孫婁如齊
泚盟若不承與齊平之文但言如齊足矣何用言泚盟乎
劉敞云杜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魯
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若齊已暨
燕平無緣更進次號而燕乃行成也此年三月叔孫婁如
齊泚盟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泚盟章灼不

疑
牙尹無字士喪禮其實葵菹注齊人或名全菹為牙詩
傳牙大也然此官是主君之膳羞乾豆者也庶羞是田獵
所得故新序義勇篇牙尹文者荆之歐鹿豕者也
作僕區之法服云僕隱也區匿也為隱亡人之法也按詩
傳僕附也附與隱義相生也按百官公卿表僕射之義取
主射應劭云僕注也主亡匿者所謂逋逃主結於公
僕臣臺方言僮嚴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
僮或謂之嚴僮即臺嚴即僕以其居十等最下故以為醜

稱並圖賦甲十三平命新賦

好以大屈御覽二百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

魯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琢蓋琢之誤所既而

悔之伍舉見魯君云云按考工記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

規注云材良則向少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弓長六尺有

六寸謂之上制士服之則此大屈是也

昔之二方鼎服云鼎三足者圓四足者方按釋器鼎絕大

謂之彝圓弁上謂之嘉是圓鼎弁上其方鼎則大口也以

宣和博古圖驗之其文王鼎南宮中鼎等皆四足方鼎如

服說新古圖總之其文王鼎傳宮中鼎者皆四足大鼎也
以取媚也大雅文王箋媚愛也余上其大鼎傳六也
以為淫厲淮南倣真訓傷死者其鬼燒時既者其神漢注
燒煩燒善行病害大服之陳九大夫長也
鷓鴣陸機疏脊令大如鷓鴣雀長脚長尾尖喙背土青灰色
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欽韓按鷓鴣
生江淮洲渚間取以作脯甚美之數
高國亞國紀年祖己十五年命邠侯高國盤庚十九年命
侯亞圍祖甲十三年命侯祖紺

亦莫余敢侮莊子列御寇作孰敢不軌郭象云言人不敢
以不軌之事侮之與杜預注同非也言無有奈所敢侮之
人此自銘不當信人之無侮于己也平四民勸農勸工
非長之謂乎惠云初九震二為元子故云非長之謂乎孟
非人也猶言否之匪人比之匪人言孟跛當陰爻履六三
跛能履陰爻也祖燕燕之服也
各以所利惠云此初云利居貞利建侯爻詞本云入則居
正出則建侯今以居貞屬孟建侯屬元故云各以為利
八 葬陳哀公穀梁疏云滅國不葬今書葬者以楚無道滅

人聞陳之滅故書葬以存之孫復曰葬陳哀公所以存陳也九年陳災同此按三家之說勝於杜預魯往會故書之說以恤陳也云此陳之陳也其葬之陳本云人陳也游服而遊之游服燕游之服玄端深衣之類杜預謂遊戲之服不解其所謂也魏志楊阜見明帝著褶被縹綾半紬春秋時豈有此製以人陳之陳云非是之陳也冬十一月壬午滅陳顧棟高考云九年四月陳災傳火出而火陳杜以為八年不應閏而誤置閏八月故四月得火今考上下傳文六年實無閏壬午實年十一月十九日定為傳是而經誤古陳與去火或是大陳或謂陳之陳也私于幄加絰于顛而逃私于幄者幄中盡哭踊之禮哭踊則袒免既畢衰乃加冠絰

由將復興由惠云由讀為若顛木之有由藥之由按說文有弓部𠄎木生條也商書若顛木之有𠄎枿古文言由枿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枿蓋古文省弓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為因由等字王鳴盛後案曰𠄎是木生條故經傳由字皆訓為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為生春秋傳曰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

自幕至于警賧孔晁魯語注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
宗故每于歲之大蒸而祭焉謂之報按內外傳皆以幕為
警賧上世章昭指為虞思非也呂梁碑舜祖幕幕生窮蟬
竊以為幕即窮蟬耳今此書只稱由蘇蓋古大豈曰而
寘德于遂索隱引宋衷曰虞思之後寘伯直柄中衰故殷
封遂于陳以祀舜按董子三代政制賈文湯變夏作殷故親夏虞
絀唐蓋在湯時為二王後也

年豈如弁髦既少記既殯主人說髦注兒生三月翦髮為
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

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玉
藻親歿不髦按弁者三加之皮弁爵弁其緇布冠既冠而
敝之髦則親沒而說之既說亦同于敝矣因通言之杜預
意弁冠同名可也彼不詳髦之事劉炫所駁確有依據疏
惟杜預之護意謂弁上有髦按詩傳云髦者髮至肩內則
拂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髻說文髦髮也先儒所訓未聞以
髦飾冠也孔穎達等作左傳正義其底蘊畢露乃全無學
問者也

后稷封殖至難乎言周自后稷積功累仁封殖此天下

且令我據之余一人不亦難乎杜預為后稷所耕墾者而
聞我畜牧全無文理而祭為謂之義按曰此皆言以義

歲五及鷄火冰數五此式餘五處其或盛年盛六全無
請佐公使尊燕禮命執爨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
上注執爨者執公尊瓦大之爨也按燕禮云勝觚于君者
惟卿大夫其士賤不得勝觚故屠蒯云佐公使尊同于執
爨之役凡獻賓及勝觚執爨者舉爨酌已執爨者反爨又
無算爵後是有執膳爵者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
執散爵者酌以云公命所賜膳宰是士亦執散膳執散之
等也通典東晉正朝元會設白虎樽于殿庭若有能獻直
言者則發樽飲酒蓋杜舉之遺式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則知人君以
為疾日自取損也又士喪禮朝夕哭不避子卯則知他人
預凶事弔哭亦避此日也命獻燕而不食子卯雖若木也
味以行氣素問陰陽應象論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
氣氣歸精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為氣氣傷於味曰天
其以勸民也廣雅釋詁勸勞也曹憲曰勸子小反又楚交
反疑誤也禮記曰毋勸說鄭注云勸猶擊也是取人之說

今訓為勞則焉用勦民之說是勦从刀而勦从力明矣毛
居正六經正誤云勦絕之勦从巢从刀音子六反截也不
從力欽韓按說文刀部割絕也从刀巢聲周書曰天用剝
絕其命今書作勦而釋文又譌子小為子六反許氏以文
為音甚明漢書李夫人傳命櫟絕而不長字雖誤從木旁
亦音子小反明陸氏之誤佩觿又云勦勦並子小反亦非
也字義既別不得同音然則勦絕从子小音勦民從楚交
音諸家多誤

十傳有星出于婺女星經北方須女四星主布帛為珍寶

藏一名婺女宋史天文志客星犯須女兵起女人為亂守

之宮人憂諸侯有兵流星抵須女女主死

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李燾禮曰當如茅尹無守之斷王旌

斷其旒也欽韓按新序義勇篇王者之旗曳于地今本脫

知古者宮國君之旗齊于軫大夫之旗齊于軾此句余

蘊利生孽惠云天戴禮曰義利之本也賤利生孽

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惠中農曰杜預既葬除喪之說至此

乃窮故復作遁辭下云喪禮未畢如預說則卒哭而喪禮

遂畢乎葬與卒哭為時無幾諸大夫何不少待按杜預于

僖三十三年注既葬反虞則免是即以初虞為卒哭今云
既葬未卒哭則又知虞與卒哭異日雖其堅持除喪必在
葬後之說已自前後晉亂循叔向辭大夫語則雖卒哭猶
不能見也若卒哭可見則叔向當亦其期子皮之幣亦不
至淹久而耗盡矣蔡侯之葬大夫之葬齊子之葬
十一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杜預云蔡大夫深怨以楚子名
告按此則春秋書法般有可討之罪不始于今日也誘而
殺之又非討惡之義也遂滅蔡而執其世子用之種種殘
暴則加惡焉况身是弑君之賊與蔡侯般類耳故生著其

名以寓誅絕之義豈關赴告乎聖人之旨被杜預未殺預
之罪深矣蔡侯之葬大夫之葬齊子之葬

傳遠氏之造遠之氏當是僖子正室使二女助之為其造
或遠氏是僖子別邑使二女別居于此為造也故下宿于
遠氏爾雅廣言造倅也

朝有著定輪車疏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
揖東箱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不改云士立于
西方東面北上者此是士之定位士賤故不待君揖入門
即就定位常禮云官制各處其事所里各處其改各處

會有表司常職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
其號觀禮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
雜其旂而立晉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莛
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是謂會有表八限表何北由三限於
衣有檜釋器衣皆謂之襟注交領也方言衿謂之交注衣
交領也按交領當膺左右衿所會故謂之檜說文檜帶所
結也凡之垂垂之凡當是衿也五室數二六四之六其垂
帶有結玉藻注結約餘也疏云紐約用組者組謂帶之交
結之處以物穿紐約結其帶並用組為之闊三寸餘長三
尺與帶垂者齊紳長三尺鞞長三尺約組餘組亦長三尺
視不過結檜之中高不過檜卑不過結
無守氣矣氣不守其舍則死列子黃帝篇是純氣之守也

會者考司常職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
其統觀禮云止介皆奉其名之新置于宮公保伯子男皆
其新而止番語成至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赤虎
設堂考與鮮卑等燔是謂會者考
亦有繪釋器衣皆謂之襟注交領也方言衿謂之交注衣
交領也按交領當廣左右衿所會故謂之襟說文衿帶所
無也唐失襟不衿其舍領及及子黃帝為長孫居之衿也
賸不與語餘之結高不區蘇卑不區語者紐謂帶之交
是與帶無能齊幘者三凡鞞者三凡臨臨者三凡

